

## 從詞族關係論幾個衣袖名稱的來源—— 兼論江東方言詞「袂」的系屬問題

楊秀芳\*

### 摘 要

本文說明衣袖因取義之異，可以有不同的名稱。衣袖之稱有取義於胳膊者，因此稱為「袂」或「袿」。有取義於如斧柄之歧出者，因此稱為「袿」。有取義於旁出相遠離之形者，因此稱為「袿」。有取義於缺口開張者，因此稱為「袿」。有取義於如穗之伸長而出、柔順下垂者，因此稱為「袿」。有取義於柔順能曲折者，因此稱為「袿」。

由於同族詞具有語詞滋生的親屬關係，因此利用詞族的音義網絡，可以對語詞的語義構成和來源有較好的掌握，並有效判斷方言詞的系屬問題。本文利用詞族研究的觀點和方法，探討幾個衣袖名稱的來源，並判斷「袿」雖是江東地區的方言詞，但因「袿」「袿」「袿」同樣滋生自「宛」，而「宛」「袿」「袿」常見於古漢語文獻，因此同族詞「袿」也理當系屬漢語。

**關鍵詞：**詞族、詞源、江東方言、語言系屬

---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與臺灣文學研究所合聘教授，E-mail: yanghf@ntu.edu.tw。

## 1. 前言

拙著(楊秀芳 2008)曾經提出看法,認為可以利用詞族的滋生關係,判斷方言詞的語言系屬問題。該文以浮萍的名稱為例,指出北人稱「萍」而江東稱「藻」,是由於「票」類詞族具有「輕揚」的核心語義,江東地區利用滋生詞「藻」指稱浮萍,因此與北人說法不同。「票」類同族詞包括「飄」「標」「漂」「慄」等均常見於古漢語文獻,「藻」既為「票」類詞族同源的親屬詞,它理當也系屬漢語。<sup>1</sup>

本文利用詞族關係探討幾種衣袖名稱的來源,並比較北人稱「褰(袖)」、江東稱「裊」的取義異同,說明衣袖因具有柔順能曲折的特徵,江東方言遂由古漢語「屈曲」義「宛」滋生出「裊」以指稱衣袖。「宛」類詞族「琬」「婉」等均常見於古漢語文獻,「裊」既為「宛」類詞族的親屬詞,它理當也系屬漢語。

## 2. 現代方言及文獻的衣袖名稱

衣袖的名稱,在閩南語泉州、廈門方言為ŋ2,漳州方言為ui2,<sup>2</sup>閩東福州方言為uoŋ2,<sup>3</sup>閩北建甌方言為uiŋ2。<sup>4</sup>根據古今語音對應規律以及語義條件來看,本字為「裊」,<sup>5</sup>這已經是學術界普遍的意見。

《漢語方音字匯》未收「裊」字;「袖」字之下所收廈門 siu7、潮州 siu7、福州 sieu7、建甌 siu7 等是為「袖」字的讀書音,<sup>6</sup>並非這些地區關於衣袖的日

<sup>1</sup> 楊秀芳(2008),〈詞族研究在方言本字考求上的運用〉,《語言學論叢》排印中。

<sup>2</sup>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頁 341。本文以國際音標改寫原書之教會羅馬字,並以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置音節尾。

<sup>3</sup> 馮愛珍(1998),《福州方言詞典》,頁 196。

<sup>4</sup> 李如龍、潘渭水(1998),《建甌方言詞典》,頁 161。

<sup>5</sup>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頁 281。

<sup>6</sup>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漢語方音字匯》,頁 219。

常稱呼。我們檢查江蘇教育出版社所出四十二種方言詞典的相關詞條，發現只有劃歸為閩語的幾種方言纔稱衣袖為「袖」，<sup>7</sup>如廈門 $\eta 2$ 、<sup>8</sup>福州  $uo\eta 2$ 、<sup>9</sup>建甌  $ui\eta 2$ 、<sup>10</sup>雷州  $ui 2$ 、<sup>11</sup>海口  $ui 2$ 。<sup>12</sup>劃歸為客語的地區稱「袖」，如梅縣  $tshiu 7$ 、<sup>13</sup>柳州  $\zeta i\epsilon u 7$ 。<sup>14</sup>劃歸為贛語的地區稱「袖」，如南昌  $t\zeta h i u 7$ 、<sup>15</sup>萍鄉  $tshiu 7$ 、<sup>16</sup>于都  $tshiu 7$ 、<sup>17</sup>黎川  $thi\epsilon u 7$ 。<sup>18</sup>劃歸為吳語的地區稱「袖」，如上海  $zi\gamma 7$ 、<sup>19</sup>崇明  $zi\epsilon 7$ 、<sup>20</sup>蘇州  $z\gamma 7$ 、<sup>21</sup>溫州  $j i \epsilon u 7$ 、<sup>22</sup>金華  $z i u 7$ 、<sup>23</sup>杭州  $d z i \epsilon 7$ 、<sup>24</sup>寧波  $z i \gamma 7$ 。<sup>25</sup>劃歸為徽語的地區稱「袖」，如績溪  $tsh i 7$ 。<sup>26</sup>劃歸為湘語的地區稱「袖」，如婁底  $d z y 7$ 、<sup>27</sup>長沙  $s i \epsilon u 3$ 。<sup>28</sup>劃歸為粵語的地區稱「袖」，如廣州  $t s \epsilon u 7$ 、<sup>29</sup>東莞  $t s a u 7$ 。<sup>30</sup>其餘

7 依據《中國語言地圖集》定方言的歸屬。

8 周長楫(1998)，《廈門方言詞典》，頁 125。

9 《福州方言詞典》，頁 196。

10 《建甌方言詞典》，頁 161。

11 張振興等(1998)，《雷州方言詞典》，頁 47。

12 陳鴻邁(1998)，《海口方言詞典》，頁 101。

13 黃雪貞(1995)，《梅縣方言詞典》，頁 144。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為陽去調。

14 劉村漢(1998)，《柳州方言詞典》，頁 228。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為陽去調。

15 熊正輝(1994)，《南昌方言詞典》，頁 152。

16 魏鋼強(1998)，《萍鄉方言詞典》，頁 275。

17 謝留文(1998)，《于都方言詞典》，頁 132。

18 顏森(1995)，《黎川方言詞典》，頁 107。

19 許寶華等(1997)，《上海方言詞典》，頁 195。

20 張惠英(1993)，《崇明方言詞典》，頁 89。

21 葉祥荅(1993)，《蘇州方言詞典》，頁 151。

22 游汝杰等(1998)，《溫州方言詞典》，頁 113。

23 曹志耘(1998)，《金華方言詞典》，頁 189。

24 鮑士杰(1998)，《杭州方言詞典》，頁 142。

25 湯珍珠等(2003)，《寧波方言詞典》，頁 157。

26 趙日新(2003)，《績溪方言詞典》，頁 94。

27 顏清徽等(1998)，《婁底方言詞典》，頁 249。

28 鮑厚星等(1998)，《長沙方言詞典》，頁 179。

29 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詞典》，頁 195。

30 詹伯慧等(1997)，《東莞方言詞典》，頁 182。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為陽去調

劃歸爲官話或晉語的北方地區稱「袖」，如銀川 $\zeta i\partial u7$ 、<sup>31</sup>武漢 $\zeta i\partial u7$ 、<sup>32</sup>貴陽 $\zeta i\partial u7$ 、<sup>33</sup>太原 $\zeta i\partial u7$ 、<sup>34</sup>牟平 $\zeta i\partial u7$ 、<sup>35</sup>萬榮 $\zeta i\partial u7$ 、<sup>36</sup>洛陽 $si\partial u7$ 、<sup>37</sup>忻州 $\zeta i\partial u7$ 、<sup>38</sup>丹陽 $\zeta y5$ 、<sup>39</sup>徐州 $\zeta i\partial u7$ 、<sup>40</sup>濟南 $\zeta i\partial u7$ 、<sup>41</sup>西安 $\zeta i\partial u7$ 、<sup>42</sup>西寧 $\zeta i\partial u7$ 、<sup>43</sup>南京 $si\partial u7$ 、<sup>44</sup>揚州 $\zeta i\partial u7$ 、<sup>45</sup>烏魯木齊 $\zeta i\partial u7$ 、<sup>46</sup>哈爾濱 $\zeta i\partial u7$ 。<sup>47</sup>南寧平話也稱「袖」 $ts\partial u7$ 。<sup>48</sup>

從這些方言詞典的語料看，「袖」只分布在閩南、閩東、閩北等閩語區。再從其他閩方言資料看，如潮州、<sup>49</sup>漳平、<sup>50</sup>永春、<sup>51</sup>長泰，<sup>52</sup>以及松溪話、<sup>53</sup>

- 
- <sup>31</sup> 李樹儼等(1996)，《銀川方言詞典》，頁 216。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2</sup> 朱建頌(1998)，《武漢方言詞典》，頁 232。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3</sup> 汪平(1998)，《貴陽方言詞典》，頁 198。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4</sup> 沈明(1998)，《太原方言詞典》，頁 169。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5</sup> 羅福騰(1997)，《牟平方言詞典》，頁 228。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6</sup> 吳建生等(1997)，《萬榮方言詞典》，頁 230。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7</sup> 賀巍(1998)，《洛陽方言詞典》，頁 173。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8</sup> 溫端正等(1998)，《忻州方言詞典》，頁 183。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39</sup> 蔡國璐(1998)，《丹陽方言詞典》，頁 86。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0</sup> 蘇曉青等(1996)，《徐州方言詞典》，頁 264。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1</sup> 錢曾怡(1997)，《濟南方言詞典》，頁 209。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2</sup> 王軍虎(1998)，《西安方言詞典》，頁 184。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3</sup> 張成材(1994)，《西寧方言詞典》，頁 102。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4</sup> 劉丹青(1998)，《南京方言詞典》，頁 182。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5</sup> 王世華等(1996)，《揚州方言詞典》，頁 216。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6</sup> 周磊(1998)，《烏魯木齊方言詞典》，頁 233。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7</sup> 尹世超(1997)，《哈爾濱方言詞典》，頁 265。陰去、陽去不分。此處依濁聲母來源標爲陽去調。
- <sup>48</sup> 覃遠雄等(1997)，《南寧平話詞典》，頁 155。
- <sup>49</sup> 蔡俊明(1976)，《潮語詞典》，頁 262。
- <sup>50</sup> 張振興(1992)，《漳平方言研究》，頁 151。
- <sup>51</sup> 林連通等(1989)，《永春方言志》，頁 107。

崇安(武夷山)話,<sup>54</sup>浦城石陂、政和鎮前、建甌迪口<sup>55</sup>等地,都稱衣袖為「裃」。

客贛方言雖與閩方言地緣頗為接近,但都稱衣袖為「袖」,例如《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所收 34 個客贛方言點都稱衣袖為「袖」。<sup>56</sup>吳方言中,浙北吳語普遍稱衣袖為「袖」,如桐廬、<sup>57</sup>舟山、<sup>58</sup>嘉定<sup>59</sup>等是。浙南地區雜有吳語、閩語,被劃歸為浙南閩語的蒼南靈溪話、<sup>60</sup>泰順<sup>61</sup>等地固然稱衣袖為「裃」,被劃歸為浙南吳語的開化、常山、遂昌、慶元<sup>62</sup>等地也稱衣袖為「裃」。這應該是因為浙南與閩語區接壤,因此浙南吳語在音韻和詞彙上雜有閩語特徵。

與浙南接壤的閩北地區,以及與江西接壤的閩西地區,則閩語中雜有吳語與客贛語的特點。受客贛方言影響的邵武話、<sup>63</sup>光澤話<sup>64</sup>稱衣袖為「袖」。作為閩北交通樞紐的南平,方言複雜,也稱衣袖為「袖」。<sup>65</sup>浦城分南北兩片,北片通行吳方言,與浙南吳語相通,稱衣袖為「袖」;南片通行閩北方言,以石陂話為代表,稱衣袖為「裃」。<sup>66</sup>

綜合以上觀察,「裃」可以說是閩方言的特殊詞彙,漢語其他方言則大體稱「袖」。<sup>67</sup>

<sup>52</sup> 林寶卿(1994),《長泰縣方言志》,頁 82。

<sup>53</sup> 《松溪縣志》,頁 706。

<sup>54</sup> 《武夷山市志》,頁 1081。

<sup>55</sup>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頁 335。

<sup>56</sup> 李如龍等(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頁 279。

<sup>57</sup> 《桐廬方言志》,頁 113。

<sup>58</sup> 方松熹(1993),《舟山方言研究》,頁 128。

<sup>59</sup> 湯珍珠等(1993),《嘉定方言研究》,頁 137。

<sup>60</sup> 溫端正(1991),《蒼南方言志》,頁 128。

<sup>61</sup> 秋谷裕幸(2005),《浙南的閩東區方言》,頁 226。

<sup>62</sup> 曹志耘等(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頁 394-395。

<sup>63</sup> 《邵武縣志》,頁 1185。

<sup>64</sup> 《光澤縣志》,頁 739。

<sup>65</sup> 《南平市志》,頁 1521。

<sup>66</sup> 《浦城縣志》,頁 1245。

<sup>67</sup> 不過我們不能排除方言調查有未盡者,有些方言或許有其他特殊詞並未收入。

根據《方言》郭璞注「衣襟，江東呼裓」之說，<sup>68</sup>六朝「裓」分布在江東地區，今天的閩語「裓」極可能便直承這個語詞。

根據《方言》及《廣雅》的紀錄，衣袖有多種名稱。例如《方言》卷四曰「褳褳謂之袖。」<sup>69</sup>《廣雅·釋器》曰「褳褳袪褳褳袷袷袷袷袷袷，袖也。」又曰「襟袷袷，袷也。」<sup>70</sup>在這些紀錄中，「袖」「袷」作為解釋語。這可能因為「袖」「袷」是共通語，也是一般的泛稱，因此用來對譯方言詞，也用來說明衣袖局部名稱的領屬關係。

《方言》及《廣雅》未收「裓」字，直到六朝郭璞注纔指出衣袖在江東方言稱「裓」。這可能因為「裓」較晚出，也可能因為「裓」雖早見於《方言》及《廣雅》之時，但因通行範圍限於江東地區，因此未及收錄。

以下第三節說明「袷」「袷」取義於衣袖所在之人體胳膊部位，並探討「袷」「袷」在語源上都來自「歧出」之義。第四節說明「袷」「袷」分別滋生自「去」「夬」。第五節說明「袷」取義於「由一端點伸長而出，柔順下垂」，滋生自「采」。第六節探討「袖」之取義為「由一端點伸長而出」，滋生自「由」。滋生詞「胄」「軸」「舳」等有「綿延行遠」之義，這說明「伸長而出」是衣袖重要的特徵，引申則可有「綿延」之義。第七節說明江東方言詞「裓」與「宛」「婉」「琬」等同屬一個詞族，都具有「柔順能曲折」或「伸長」之義，從這個滋生的親屬關係說明「裓」系屬漢語。第八節總括各節，說明衣袖因取義之異，可以有不同的名稱。「裓」之系屬漢語，可以從「宛」類詞族推論得出，其具有「蜿蜒柔順能曲折」之義，也和「袷」「袖」具有共同點。江東方言稱衣袖為「裓」，從漢語的詞彙系統及語義系統來看，可說具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

<sup>68</sup> 清·錢繹，《方言箋疏》卷4，頁158。

<sup>69</sup> 《方言箋疏》卷4，頁158。

<sup>70</sup>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頁233。

### 3. 「袂」「袿」

《廣雅·釋器》曰「袂、袿，袖也。」《疏證》曰：

《玉篇》袂，袖也。袂通作掖。…〈深衣〉袿之高下，可以運肘。注云：袿，衣袂當掖之縫也。蓋袂為袖之大名，袿為袖當掖之縫，其通則皆為袖也。〈釋親〉云：胛謂之腋。人腋謂之胛，故衣袂亦謂之袿也。<sup>71</sup>

《說文》未收「袂」「袿」二字。據《廣雅疏證》，「袂」「袿」是從「腋」「胛」滋生的衣袖名稱，特指衣袖正當胛腋之處的部位，也可以渾言不分，通指衣袖。

袿的位置高低將影響手肘是否能方便活動。《禮記·深衣》曰「袿之高下，可以運肘。」孔疏曰「袿，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sup>72</sup>深衣之制，據《禮記·玉藻》曰：

深衣三袿，鄭注：三袿者，謂要中之數也。袿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齊，倍要，袿當旁，袂可以回肘。鄭注：二尺二寸之節。孔疏：袂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長、中，繼揜尺。鄭注：其為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褙矣。深衣則緣而已。袿二寸，袿尺二寸，鄭注：袿口也。孔疏：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云袿袿口也。緣廣寸半。鄭注：飾邊也。<sup>73</sup>

「袿」指袖口，周長二尺四寸，平置則上下寬度為一尺二寸。「袂」指衣袖，平置則袖中寬度上下為二尺二寸，如此可以方便手肘在袖中回轉活動。為使

<sup>71</sup> 《廣雅疏證》，頁 233。

<sup>72</sup>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卷 58〈深衣〉，頁 1822。

<sup>73</sup> 《禮記正義》卷 29〈玉藻〉，頁 1042。

手肘能夠回轉活動，格的位置高低需依此而定。袂與格同樣正當胳膊之處，袂的位置高低也應當依此而定。

「袂」「格」名稱來源分別與「腋」「胳膊」有關。「腋」古作「亦」。《說文》曰「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sup>74</sup>又曰「胳膊，亦下也。从肉各聲。」段注曰：

亦腋古今字。亦部曰人之臂亦也。兩宏迫於身者謂之亦，亦下謂之胳膊，又謂之肱，身之迫於兩宏者也。<sup>75</sup>

「胳膊」「腋」同樣指稱腋下，但就語源來說，「胳膊」從「各」的「歧出」之義滋生而來，與「腋」直承「亦」的象形，在來源上並不相同。

《說文》曰「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sup>76</sup>「各」字甲金文从「口」从「夂」，「行來」之義，為篆文所本。<sup>77</sup>從不同的認知角度看，動作上能夠「行來」，必因本來的狀態不在一處，因此從兩者的狀態關係看，它隱含有「各異」之義。<sup>78</sup>從「各」諧聲的「詔」「駭」「格」「胳膊」諸詞，可以分析出同樣具有「各異」或「歧出」之義，而「各」「詔」等字古韻在魚部，聲母均屬牙音，音義相近，因此我們認為「詔」「駭」「格」「胳膊」等都是從「各」滋生的同族詞。

《說文》曰「詔，論訟也。傳曰詔詔孔子容。从言各聲。」<sup>79</sup>「訟，爭也。从言公聲。一曰歌訟。」段注「公言之也。此形聲包會意。訟頌古今字。」<sup>80</sup>《說文通訓定聲》曰：

<sup>74</sup>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19〈第10篇注下〉，頁498。

<sup>75</sup> 《說文解字注》卷8〈第4篇注下〉，頁171。

<sup>76</sup> 《說文解字注》卷3〈第2篇注上〉，頁61。

<sup>77</sup> 方述鑫等(1993)，《甲骨金文字典》，頁83「各」，又頁428「格」。

<sup>78</sup> 「離去」之義也帶來「各異」之義，因此「袂」和「格」都可指稱衣袖。說詳下。

<sup>79</sup> 《說文解字注》卷5〈第3篇注上〉，頁92。

<sup>80</sup> 《說文解字注》卷5〈第3篇注上〉，頁100。



詔，論訟也。从言各聲。按各亦意。假借爲格。《莊子·人間世》若唯無詔。崔注逆擊也。…《禮記·玉藻》言容詔詔，注：教令嚴也。<sup>81</sup>

朱駿聲主張「詔」是形聲兼會意的字，然則「詔」的「秉公論爭」之義，乃取義於「各」。《莊子·人間世》郭象本作「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郭注云「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sup>82</sup>崔本「詔」作「詔」，依據全篇仲尼勸顏回的大意來看，「逆擊」說的是「因言語公正而拂逆衛君」。

「詔」與表「譁訟」的「𠵽」、表「謬謬直言」的「謬」音義俱近。<sup>83</sup>「𠵽」从兩「口」从「逆」，而《莊子·人間世》「詔」字崔注「逆擊」，它們都有「拂逆」之義。「詔」與「𠵽」「謬」語義相近，便因爲「詔」表「有異議」，它和「譁訟」都因意見不同而起。就「詔」來說，「有異議」乃滋生自「各」的結果。

《說文》曰「𧈧，骨角之名也。从角各聲。」段注：

骨角，角之如骨者，猶石言玉石也。…郭氏《山海經》傳云麋鹿角曰𧈧是也。…《玉篇》云無枝曰角，有枝曰𧈧。此取枝格之意。惟麋鹿角有枝，則其說非異也。<sup>84</sup>

據此，「𧈧」指稱麋鹿有枝歧出的角。名稱如此，與「各」的「各異」「歧出」義應該有關。

「枝」「格」相近，指稱歧出的樹枝。《說文》曰「格，木長貌。從木各聲。」<sup>85</sup>「枝，木別生條也。從木支聲。」<sup>86</sup>「格」表示「木長貌」，木長隱

<sup>81</sup>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頁489。

<sup>82</sup>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內篇〈人間世〉，頁63。

<sup>83</sup> 「詔」讀《廣韻》陌韻「五陌切」，「𠵽」「謬」讀《廣韻》鐸韻「五各切」。古韻均屬魚部。

<sup>84</sup> 《說文解字注》卷8〈第4篇注下〉，頁188。

<sup>85</sup> 《說文解字注》卷11〈第6篇注上〉，頁254。

含有樹枝歧出之狀，因此與「木別生條」的「枝」相近。文獻往往「枝」「格」並列，指稱歧出之形。如《史記·律書》曰「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庾信《小園賦》曰「枝格相交，草樹混淆。」

枝、格均有歧出之形，因此又與鉤相似。《方言》曰「鉤，宋楚陳魏之間謂之鹿觚，或謂之鉤格。自關而西謂之鉤，或謂之鐵。」<sup>87</sup>鉤所以稱為「鹿觚」「鉤格」，便因鹿觚和鉤都有歧出之形。

「觚」之為「腋」，指稱軀幹歧出的部位，與「格」同樣都有「歧出」之義。衣袖「袿」指稱衣服歧出的部份，或許直接取義於穿進衣袖的腋臂，但若論其語源，也應當是滋生自「各」的「歧出」之義。

《廣雅·釋器》又曰「袿，袖也。」《疏證》引《玉篇》也說「袿，袖也。」<sup>88</sup>至於「袿」取義如何，《廣雅疏證》並未說明。

《說文》未收「袿」字，而以「柯」本義為「斧柄」。<sup>89</sup>甲骨文「柯」作「可」，正象斧柄之形。<sup>90</sup>斧柄與金屬刃構成歧出之形，因此「柯」「枝」也是近義詞，文獻常見並列為複合詞，如《晉書·石崇傳》曰「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疏。」由於斧柄與刀刃構成歧出之形，與衣袖的歧出之形相似，因此衣袖「袿」可說是從「柯（可）」滋生的同族詞。

《方言》曰「檐謂之掖。」郭璞注「衣掖下也。」《方言箋疏》曰：

檐者，障蔽之名，故衣蔽前謂之檐，床前帷謂之檐，車裳帷謂之檐，幪謂之檐。檐與掖同。《玉篇》「掖，衣掖下也。」掖所以蔽掖下，故以為名。<sup>91</sup>

<sup>86</sup> 《說文解字注》卷 11〈第 6 篇注上〉，頁 251。

<sup>87</sup> 《方言箋疏》卷 5，頁 194。

<sup>88</sup> 《廣雅疏證》，頁 233。

<sup>89</sup> 《說文解字注》卷 11〈第 6 篇注上〉，頁 266。

<sup>90</sup> 《甲骨金文字典》，頁 353。

<sup>91</sup> 《方言箋疏》卷 4，頁 155。

根據《方言》之意，這個衣袖部位因為可以障蔽腋下，所以方言稱之為「裓」。換言之，「裓」滋生自「腋（亦）」，其取義在於「障蔽」之義。

《說文》曰「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sup>92</sup>「夾，盜竊褻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sup>93</sup>「夾」象兩臂之下懷物，為人所不見。能夠懷物而為人所不見，是因為有障蔽之故。

「亦」後來寫作「腋」。這是因為「亦」字後來通行虛詞之義，因此另造形聲字表示「腋下」。「腋」的聲符「夜」則滋生自「夕」。

《說文》曰「夕，莫也。从月半見。」<sup>94</sup>甲骨文「夕」作「𠄎」，從《甲骨金文字典》所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618片「壬辰卜旅貞今夕亡禍三月」來看，「𠄎」表示「夜晚」。<sup>95</sup>「夕」「夜」同義，古音相近，都在魚部。「夕」是邪母字，「夜」是喻四字，邪母與喻四上古關係密切，常可互相諧聲，例如「余」「徐」、「以」「似」、「予」「序」、「射」「謝」具有諧聲關係。<sup>96</sup>由於「夕」「夜」音義相近，它們可說具有語詞滋生的關係。

《說文》曰「夜，舍也。天下休舍。从夕，亦省聲。」<sup>97</sup>金文「夜」作「𠄎」，從《甲骨金文字典》所引《效尊》「效不敢不萬年夙夜奔走揚公休」看，「𠄎」義同「夕」，「夙夜」猶「朝夕」。<sup>98</sup>「夜」是「夕」的同義字，而「夕」為象形字，「夜」以「夕」為義符。從文字發展的理路看，「夜」應該晚出於「夕」。

從「夕」滋生「夜」，音韻上由入聲轉為去聲，聲母由\*rj-轉為\*r-。<sup>99</sup>音轉而構成新詞「夜」之後，「夕」「夜」成為古今字的關係。

「亦」通行虛詞之義後，有必要為「腋下」再造新字，以方便別義。所

<sup>92</sup> 《說文解字注》卷19〈第10篇注下〉，頁498。

<sup>93</sup> 《說文解字注》卷19〈第10篇注下〉，頁498。

<sup>94</sup> 《說文解字注》卷13〈第7篇注上〉，頁318。

<sup>95</sup> 《甲骨金文字典》，頁506。

<sup>96</sup>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頁14。

<sup>97</sup> 《說文解字注》卷13〈第7篇注上〉，頁318。

<sup>98</sup> 《甲骨金文字典》，頁507。

<sup>99</sup> 《上古音研究》，頁14。

造新字「腋」以「夜」爲聲符，以「肉」爲義符。由於「夜」以「亦」爲聲符，「腋」以「夜」爲聲符，「亦」「腋」兩者也成爲古今字的關係。

與「腋」相關的還有「掖」。《左傳·僖公 25 年》曰「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這是說持其臂而投之城外。《說文》曰「掖，以手持人臂也。从手夜聲。一曰臂下也。」段注曰：

《詩·衡門》序曰：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鄭云：掖，扶持也。<sup>100</sup>

《毛詩正義》說「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旁扶之，故以掖爲扶持也。」<sup>101</sup>《說文》只說「掖」是形聲字，但因「掖」其實輾轉从「亦」得聲，而臂腋是以手扶持之處，如此「掖」其實是會意兼形聲的字。換言之，「掖」滋生自「亦」，它們同屬一個詞族，語源是「人之臂腋」。由於臂腋處於兩肩之下，以手扶持臂腋，可以支撐身體，因此加上義符「手」後，便可引申出「扶持」之義。

綜上所述，「掖」「袂」是衣袖正當胳膊之處的名稱。「掖」滋生自「亦」，這個衣袖部位因爲可以障蔽腋下，所以方言稱之爲「掖」。「袂」滋生自「各」，這是因爲衣袖爲歧出之形，所以從「各」滋生出「袂」以指稱衣袖。「袂」之取義，與「袂」相似，也因爲衣袖爲歧出之形，因此從斧柄「可」滋生出「袂」以指稱衣袖。

#### 4. 「袂」「袂」

《說文》曰「袂，褻也。从衣夬聲。」又曰「袂，衣袂也。从衣去聲。袂尺二寸。春秋傳曰披斬其袂。」段注曰：

<sup>100</sup> 《說文解字注》卷 23〈第 12 篇注上〉，頁 617。

<sup>101</sup>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卷 7，頁 518。

按袂有與袂析言之者，〈深衣〉注曰袂袂口也。〈喪服記〉注曰袂袖口也。〈檀弓〉注曰袂袖緣口也。〈深衣〉〈喪服〉且袂與袂並言，蓋袂上下徑二尺二寸，至袂則上下徑尺二寸，其義當分別也。若詩之兩言袂，則無庸分別。<sup>102</sup>

據《說文》「袂，衣袂也」來看，「袂」指稱衣袖。但是從下一句「袂尺二寸」來看，這個「尺二寸」正是《禮記·玉藻》所言深衣袖口「袂」的寬度。段注說「袂上下徑二尺二寸」，據《禮記·玉藻》鄭注，是指衣袖平置的寬度；「至袂則上下徑尺二寸」，則指袖口平置的寬度。「袂」與「袂」析言有別，分別指稱袖口與衣袖；也可以渾言不分，泛稱衣袖。

《說文》在「袂」字下又說「一曰袂裏也，裏者裏也。」《說文》曰「裏，裏也。」段注曰：

《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釋以懷抱，即裏裏也。<sup>103</sup>

《說文》又曰「裏，俠也。」段注曰：

俠當作夾。轉寫之誤。亦部曰：夾，盜竊裏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腋有所持，裏藏之義也。在衣曰裏，在手曰握。今人用懷挾字，古作裏夾。<sup>104</sup>

據此，「袂」又特別指稱用來腋夾懷抱的衣袖岔出之處。

這種用法的「袂」，與表示「腋下」的「肱」，音同為「去魚切」，語義相關，兩者在語源上應有密切的關係。

<sup>102</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 〈第 8 篇注上〉，頁 396。

<sup>103</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 〈第 8 篇注上〉，頁 396。

<sup>104</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 〈第 8 篇注上〉，頁 396。

《說文》曰「肱，亦下也。」<sup>105</sup>《廣雅》曰「膀、肱、肱，脅也。」《廣雅疏證》曰「脅之言夾也，在兩旁之名也。」<sup>106</sup>按「肱」之為「腋下」「兩膀」，從軀幹來看，是為旁出手臂之處。本文以為，「肱」「祛」與「去」音義相近，是「去」的滋生詞。

《說文》曰「去，人相違也。从大凵聲。」段注曰「違，離也。人離，故从大。大者，人也。」<sup>107</sup>從小篆構形來看，我們懷疑「凵」其實標誌離去的處所，「去」字表示「人」從開口的「凵」離去。

甲骨文「去」從「大」從「口」略同小篆，從「口」從「凵」一脈相承。金文字形承甲骨文，或加「止」，則違離之意顯然。從《甲骨金文字典》所引《甲骨文合集》24398片「甲寅卜王曰…貞不其去」、《哀成叔鼎》「少去母父」來看，甲骨金文「去」字表示「離開」。<sup>108</sup>由於手臂自軀幹歧出，就像人自某處離去；衣袖自衣服兩臂之處開口歧出，也像人自某處離去。基於這樣的語義關連，因此「去」滋生了表示腋下的「肱」，以及表示衣袖的「祛」。

由於「去」有「違離」之義，能夠違離必因有開口可以離去，因此滋生詞還可以表示「打開」「張開」之義。例如《莊子·肱篋》「將為肱篋探囊發匱之盜。」司馬云「從旁開為肱。」<sup>109</sup>《呂氏春秋·重言》「君祛而不喙，所言者莒也。」注云「祛，開也。」<sup>110</sup>「從旁開為肱」的說法尤其具有啟發性，因為「肱」本指腋下，從腋下旁出，因此是「從旁開」。

「祛」由「去」滋生，指稱用來腋夾懷抱的衣袖岔出之處。這個部位與衣袖相連，因此「祛」也用來指稱衣袖，甚至可以指稱袖口。「祛」可以兼指稱衣袖與袖口，原因在於衣袖與袖口連為一體，因此渾言不別。

「袂」字在解經家的理解中，也兼有「衣袖」與「袖口」兩種意義。《禮

<sup>105</sup> 《說文解字注》卷8〈第4篇注下〉，頁171。

<sup>106</sup> 《廣雅疏證》卷6〈釋親〉，頁205。

<sup>107</sup> 《說文解字注》卷9〈第5篇注上〉，頁215。

<sup>108</sup> 《甲骨金文字典》，頁376。

<sup>109</sup> 《莊子集釋》外篇〈肱篋〉，頁154。

<sup>110</sup> 漢·高誘，《呂氏春秋》卷18〈重言〉，頁494。

記·深衣》曰：

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鄭注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釋文》曰：袂末曰袂。孔疏曰：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sup>111</sup>

鄭注、孔疏以「袂」指「衣袖」，《經典釋文》則以之指「袖口」。

《禮記·曲禮上》曰：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鄭注曰：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卻行之。《釋文》曰：袂，衣袖末。孔疏曰：袂，衣袂也。以箕自鄉而扱之。<sup>112</sup>

「袂」字鄭注未作解釋，孔疏仍以之指「衣袖」，《經典釋文》亦以之指「袖口」。

《儀禮·聘禮》曰：

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曰：吉時在裡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賈疏曰：此鄭云吉時之服純袂寸半者，純爲衣裳之側，袂爲口緣，皆寸半，表裡共三寸。<sup>113</sup>

此處賈公彥以「袂」爲「袖口」義。又《禮記·深衣》曰：

<sup>111</sup> 《禮記正義》卷 58〈深衣〉，頁 1822。

<sup>112</sup> 《禮記正義》卷 2〈曲禮上〉，頁 48。

<sup>113</sup> 唐·賈公彥，《儀禮注疏》卷 23〈聘禮〉，頁 513。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鄭注曰：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孔疏曰：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sup>114</sup>

鄭注、孔疏在此則以「袂」為「袖口」義。

比較上引幾段經文的「袂」，可知「袂」兼可指稱衣袖與袖口。甚至有時同一段經文在不同的解經家讀來，「袂」有「衣袖」與「袖口」不同的解釋。這些現象說明了由於衣袖與袖口連為一體，因此往往渾言不別。

《說文》曰「袂」「从衣夬聲」。「夬」讀「古賣切」，<sup>115</sup>「袂」讀「彌弊切」。<sup>116</sup>從合口牙音見母字「夬」得聲的「袂」會讀為雙唇明母，可能是合口成分影響而使音變為雙唇聲母。古漢語的牙喉音聲母和雙唇聲母偶有交替，最為人熟悉的是合口曉母字與雙唇明母字的諧聲現象。<sup>117</sup>合口見母與雙唇明母的交替，見於「曹劌」又作「曹沫」的異文現象：《左傳·莊公十年》的「曹劌」，孔穎達認為即《史記·刺客列傳》的「曹沫」。「劌」讀祭韻「居衛切」，<sup>118</sup>「沫」讀未韻「無沸切」。<sup>119</sup>這條異文材料或許說明了方言中有雙唇明母與合口見母的轉讀音變。換言之，從合口見母字「夬」得聲的「袂」，有可能從合口見母音變讀為雙唇明母。

事實上，「袂」還有舌根鼻音聲母一讀，它應該是與「彌弊切」不同的另一種方言音讀。

《方言》卷四曰「無袂衣謂之褙。」《箋疏》引《一切經音義》曰「袂，音藝。」<sup>120</sup>《方言》卷四又曰「複襦，江湘之間謂之襜，或謂之筩襦。」郭璞注曰「今筩袖之襦也。襜，即袂字耳。」《箋疏》曰：

<sup>114</sup> 《禮記正義》卷 58〈深衣〉，頁 1824。

<sup>115</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86。

<sup>116</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77。

<sup>117</sup> 董同龢(1983)，《漢語音韻學》，頁 290。

<sup>118</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77。

<sup>119</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58。

<sup>120</sup> 《方言箋疏》卷 4，頁 153。



《玉篇》裊，牛祭切。複襦也。《廣韻》祭韻引《字林》同。《宋書·殷孝祖傳》云：御仗先有諸葛亮箭袖鎧帽。潘岳《藉田賦》云：綺裳連裊。李善注引《方言》作江湖之間或謂之簫襪。湖即湘，簫即箭之訛。襪與裊同。箭裊猶言長袖耳。《廣雅·釋詁二》箭，長也。《釋名·釋山》山旁隴間曰涌。涌，猶桶，桶狹而長也。涌與箭，聲義並相近。<sup>121</sup>

據此來看，江湘之間稱長袖為「箭裊」，「裊」字是「袂」的方言俗寫，音「牛祭切」。「袂」從「夊」聲，古音在祭部，聲母為牙音。「裊」讀「牛祭切」，古音也在祭部，聲母也是牙音。《方言》這條資料告訴我們的是「袂」本有「牛祭切」一讀。可能因「袂」讀「彌弊切」更為通行，人們不知道「袂」本來可讀「牛祭切」，因此為「牛祭切」一讀再創形聲字，寫作「裊」或「襪」。

如此來看，疑母字「袂」從見母字「夊」得聲就是同部位的諧聲現象了，「袂」與「夊」的確具有密切的關係。<sup>122</sup>

與「袂」同以「夊」為聲符的「玦」「缺」「決」都指稱有缺口的事物。《說文》曰「玦，玉佩也。」<sup>123</sup>甲骨文以「U」象玦之為圓形而有缺口之玉器，以兩手持之會意。<sup>124</sup>「缺」是「瓦器破」之義。<sup>125</sup>「決」則是「決水」之義。<sup>126</sup>《說文通訓定聲》曰：

《孟子》決之東方則東流。按水性趨下，決之為言突也，掘地注之為決。  
《漢書·溝洫志》治水有決河深川。注分泄也。人導之而行曰決，水不循道而自行亦曰決。…《甘泉賦》天閭決兮地垠開，注決亦開也。<sup>127</sup>

<sup>121</sup> 《方言箋疏》卷4，頁162。

<sup>122</sup> 見母字「澆」「僂」也從疑母字「堯」得聲。

<sup>123</sup> 《說文解字注》卷1〈說文解字第1篇注上〉，頁13。

<sup>124</sup> 《甲骨金文字典》，頁24。

<sup>125</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685。

<sup>126</sup> 《說文解字注》卷21〈說文解字第11篇注上〉，頁560。

<sup>127</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685。

這些從「夬」得聲的語詞指稱有缺口的事物，與「袂」在取義上可說有相似之處。「袂」「袂」「缺」「決」應該都是會意兼形聲的字。

《釋名·釋衣服》曰「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伸也。」<sup>128</sup>

「袂」與「袂」「缺」「決」同具有「缺口」「開張」之義，聲母皆為牙音，韻又同屬古祭部，音義相近，它們應該有相同的語源，同屬一個詞族。

《說文》曰「夬，分決也。从又卩，象決形。」<sup>129</sup>《說文通訓定聲》曰：

按本義當為引弦彊也。从又，卩象彊，丨象弦，今俗謂之扳指。字亦作缺。《周禮·繕人》挾拾。注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以挾為之。《詩·車攻》夬拾既飲。《釋文》夬本作挾。<sup>130</sup>

這是說，「夬」是射箭時扳弓弦的扳指，字又作「挾」「缺」。以扳指「夬」縱弦射箭而去，就像是開鑿缺口使水泄出，因此「夬」有「分決」之義。

根據「夬」的初義來看，具有「缺口」「開張」義的「袂」「袂」「缺」「決」可說都是滋生自「夬」。

## 5. 「褻」

《廣雅》所收衣袖諸多名稱中，只有「袖」「袂」見錄於《說文解字》，而「袖」為「褻」俗字。「褻」「袖」音同，《廣韻》收在宥韻，「似祐切」。<sup>131</sup>

《說文》曰「褻，袂也。从衣采聲。袖，俗褻，从由。」<sup>132</sup>又曰「袂，褻也。从衣夬聲。」<sup>133</sup>段注云：

<sup>128</sup> 清·畢沅，《釋名疏證》卷5〈衣服〉，頁149。

<sup>129</sup> 《說文解字注》卷6〈說文解字第3篇注下〉，頁116。

<sup>130</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684。

<sup>131</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435。

<sup>132</sup> 《說文解字注》卷15〈說文解字第8篇注上〉，頁396。

<sup>133</sup> 《說文解字注》卷15〈說文解字第8篇注上〉，頁396。

裋引申爲盛飾貌。《邶風》傳曰：裋如，盛服貌。…《生民》傳曰：裋，長也。箋云：枝葉長也。…（从衣采聲）聲蓋衍字，采非聲。衣之有裋，猶禾之有采，故曰从衣采。（从由）由聲。<sup>134</sup>

許慎以「裋」爲形聲字，段玉裁以之爲會意字。本文認爲他們各取一端，「裋」與「采」音義相關，「裋」應是會意兼形聲之字。

「裋」之爲會意字，段注說是因衣袖如禾黍之穗。禾黍之穗由一端點伸長而出，柔順下垂。由於采是禾黍伸長而出的部分，而衣袖形似禾黍的穗，這可以佐證段注會意之說。

要證明「裋」爲形聲字，必須說明「裋」與「采」古音相同或相近。「裋」讀有韻「似祐切」，「采」讀至韻「徐醉切」。<sup>135</sup>它們在上古的音韻關係，可以從「龜」「否」二字的音韻關係得到啓示。

上古之部字「龜」「否」演變至中古各有二讀：「龜」讀脂韻「居迫切」<sup>136</sup>及尤韻「居求切」，<sup>137</sup>「否」讀旨韻「符鄙切」<sup>138</sup>及有韻「方久切」。<sup>139</sup>這說明上古同一個之部字可以因語音轉讀變化而分裂爲中古脂、尤兩組不同的韻讀。換言之，「龜」的「居迫切」「居求切」分裂自同一個來源，「否」的「符鄙切」「方久切」也分裂自同一個來源。

「采」在上古屬幽部。幽部字「九有韻」爲「軌旨韻」的聲符，「咎有韻」爲「晷旨韻」的聲符，它們的諧聲關係說明中古脂、尤兩組不同韻讀的字可以分裂自上古同一個幽部。幽、之兩部本來就有旁轉關係，語音極爲接近，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幽、之兩部也有相似的分裂變化。

我們認爲「采」「裋」語音之異與「龜」的兩讀之異、「否」的兩讀之異，

<sup>134</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說文解字第 8 篇注上〉，頁 396。

<sup>135</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50。

<sup>136</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55。

<sup>137</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208。

<sup>138</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249。

<sup>139</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323。

都是因為同樣的轉讀音變造成，所不同的是「采」「褻」兩讀寫為不同的字，但「龜」與「否」都並未因分裂為兩讀而造為不同的字形。

由於「采」「褻」語音和語義都密切相關，我們可推斷「采」「褻」屬於同一個詞族。「采」可能為來源詞，指稱禾黍的穗，由此滋生出新詞，指稱衣袖，因此造為新字「褻」。

與「采」「褻」同一詞族的還有「秀」。「秀」上古亦屬幽部，中古讀宥韻「息救切」。<sup>140</sup>「秀」「采」聲母有清濁之異，「秀」「采」韻讀的關係與「褻」「采」相同。

《說文》曰「采，禾成秀，人所收者也。从爪禾。穗，俗从禾惠聲。」段注云：

采與秀古互訓，如《月令》注黍秀舒散，即謂黍采也。人所收，故从爪。<sup>141</sup>

《說文》「秀」下段注云：

不榮而實曰秀，从禾人。…榮而實謂之實，桃李是也；不榮而實謂之秀，禾黍是也；榮而不實謂之英，牡丹芍藥是也。凡禾黍之實皆有華，華瓣收即為稈而成實。…秀與采義相成，…采自其垂言之，秀自其挺言之，而非實不謂之秀，非秀不謂之采。…从禾人者，人者米也，出於稈謂之米，結於稈內謂之人。<sup>142</sup>

因為禾黍「華瓣收即為稈而成實」，花瓣收合為稈之前是秀，花瓣收合為稈之後是采。由此來看，秀、采為一物之前後兩階段的異形，反映在語言上，

<sup>140</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436。

<sup>141</sup> 《說文解字注》卷 13〈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上〉，頁 327。

<sup>142</sup> 《說文解字注》卷 13〈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上〉，頁 323。

「秀」「采」音讀的關係也說明它們有相同的語源。至於「秀」「采」的聲母清濁之異，可能就是用來區別兩者細微的語義差別。

以上證明「袂」是會意兼形聲的字。換言之，「袂」與「采」為同族詞。它們共同的語義特徵是「伸長而出」「柔順下垂」。

文獻中以「袂」表示「衣袖」之例，如《唐風·羔裘》「羔裘豹袂」，毛傳曰「袂，猶祛也。」「祛，袂也。」<sup>143</sup>「祛」「袂」皆表示「衣袖」。

此外，《大雅·生民》歌頌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助，詩曰「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毛傳曰「袂，長也。」箋云「袂，枝葉長也。」<sup>144</sup>《正義》發明傳箋之意，謂「袂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sup>145</sup>「袂」字本義「衣袖」，此處毛傳、鄭箋、孔疏以「袂」為「長也」，這是用「袂」的引申義。

我們對《大雅·生民》「袂」字應該如何解讀有不同的看法：《大雅·生民》這一段文字在歌頌稼穡之事，而巳知「袂」「采」為同族詞，音義相近，於古常可互通，因此《大雅·生民》的「袂」實則就是「采」，表示「禾黍之穗」。換言之，「實種實袂」本應作「實種實采」。如此，「實種實采」與「實發實秀」相對為文，都在說稼穡成功，禾黍成穗。以「袂」為「采」，較之於以「袂」為「長也」，在意義上實在是更好的解法。至於音韻上，「采」與「秀」的關係正如「軌」與「九」，以及「晷」與「咎」的關係。「軌」「九」、「晷」「咎」既分別可有諧聲關係，「采」「秀」彼此押韻也就是可能的了。<sup>146</sup>

除了上述毛傳、鄭箋、孔疏以「袂」引申為「長也」之外，「袂」還可以引申表示「美盛之貌」。《邶風·旄丘》曰「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袂如充耳。」毛傳曰「袂，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袂然有尊盛之

<sup>143</sup> 《毛詩正義》卷6〈唐風·羔裘〉，頁460。

<sup>144</sup> 《毛詩正義》卷17〈大雅·生民〉，頁1255。

<sup>145</sup> 《毛詩正義》卷17〈大雅·生民〉，頁1256。

<sup>146</sup> 《生民》這一段文字所押韻腳分屬幽部與脂部。「采」上古屬幽部，中古進入脂韻組。「粟」「室」上古屬脂部，而中古脂韻大部分來源於脂部。上古脂微二部音近，幽微亦時有往來，幽部與脂部的關係於此可見。有些連綿詞如「輻輳」、「忸怩」等有幽脂疊韻關係，《甘泉賦》「旭卉」則有幽微疊韻關係，凡此皆極具啟發性。

服而不能稱也。」<sup>147</sup>據段氏「衣之有袞，猶禾之有采」之說，「袞」之取義在「衣之如穗者」。與無袖之衣「褙」相較，有袖的衣服除了具有長度上的特徵，多出的衣袖有如禾黍之穗，使它有「豐實」之義，因此又可引申表示「美盛之貌」。《邶風·旄丘》以「袞」為「美盛之貌」，其「豐實」之義可以旁證段氏「衣之有袞，猶禾之有采」之說的道理。

總結上文，「袞」作為衣袖之稱，取義於衣袖如禾黍之穗。禾黍之穗由一端點伸長而出，柔順下垂，衣袖在構形上與之極為相似。取義於此，因此「袞」的語義特徵為「伸長而出」、「柔順下垂」。

## 6. 「袖」

《唐風·羔裘》《釋文》曰「衷，徐究反。本又作『袞』，同。」<sup>148</sup>據此來看，《詩經》已有異文「袞」「衷」。「衷」即「袖」字。

許慎說「袖」是「袞」的俗寫，以「袖」為會意字，而段玉裁則以「袖」為形聲字。本文認為許、段之說都有道理，從「袖」「由」的音義關係來看，「袖」可能也是形聲兼會意的字。

先說以「袖」為形聲字的道理。邪母字「袖」從喻四字「由」得聲，這是因為「袖」「由」古韻同在幽部，聲母又相近。喻四字與邪母字古有諧聲關係，例如「余」「徐」、「以」「似」、「羊」「祥」、「予」「序」、「延」「涎」各組皆有諧聲關係，「由」「袖」關係亦然。因此段玉裁以「袖」為形聲字是有道理的。

許慎以「袖」為會意字也有道理，因為「由」的本義是「木生小枝」，不少與「由」同詞族的滋生詞都有「伸長而出」之義，而衣袖如禾黍的穗，本就有伸長而出的特徵，因此在設計俗寫時，便以「由」為字形構成的一部分。

---

<sup>147</sup> 《毛詩正義》卷2〈邶風·旄丘〉，頁187。

<sup>148</sup> 《毛詩正義》卷6〈唐風·羔裘〉，頁460。

《說文》曰「𦵏，木生條也。从乃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𦵏枿。古文言由枿。」<sup>149</sup>《說文通訓定聲》「由」下曰「按古𦵏字。从果省。木萌芽于果實中人也，上出者芽櫟初抽之象。」<sup>150</sup>古文字形萌芽之象為「由」的本義，經籍中「由」多假借為「以」、「用」、「從」等，本義反而不彰；從本義引申而出的「伸長而出」之義，也多隱藏在其他滋生詞之中。

《說文通訓定聲》所收以喻四字「由」為聲符的字，如「胄」「笛」「宙」「舳」「軸」「迪」等都讀舌尖音聲母，也都與「伸長而出」「綿延行遠」之義有關。諸字古韻部相同，喻四與舌尖音古又相近，我們認為這些字音義相近，同屬一個詞族。

《說文通訓定聲》曰「胄，胤也。」<sup>151</sup>文獻用例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孔傳：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尚書·舜典》）  
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注：後也。毋是翦棄。（《左傳·襄公 14 年》）

胄子繼承先祖，分支而出，有如木生小枝，具有「伸長而出」「綿延行遠」之義，因此「胄」與「由」有同族的關係。

《說文通訓定聲》曰：

笛，七孔翕也。从竹由聲。羌笛三孔。字亦作簫。按：笛長尺有四寸。馬融《長笛賦》謂羌笛四孔，京君明加一孔以備五音，是漢時五孔笛與簫全相似，故《廣雅·釋樂》翕謂之笛，而《爾雅》言簫不言笛也。  
《周禮·笙師》簫簨簫管，司農注：今時所吹五空竹簫。<sup>152</sup>

<sup>149</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上〉，頁 319。

<sup>150</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280。

<sup>151</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281。

<sup>152</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281。

笛是七孔的竹管樂器，較三孔、四孔、五孔的龠為長。我們認為「笛」與「由」為同族詞，不但與「由」韻同屬幽部，聲母相近，語義上也與「由」同樣有「伸長而出」之義。

《說文解字》曰「宙，舟輿所極覆也。从宀由聲。」段注云：

舟輿所極覆者，謂舟車自此至彼而復還此，如循環然，故其字从由，如軸字从由也。訓詁家皆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其字从宀者，宙不出乎宇也。<sup>153</sup>

《莊子·庚桑楚》注曰「宙者有古今之長」。段注謂「如循環然，故其字从由」，可知段玉裁也認為「宙」和「由」有意義上的關連，這個關連在於「宙」「由」都具有「伸長而出」「綿延行遠」之義。

《說文通訓定聲》曰：

舳，舳艫也。从舟由聲。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漢書·武帝紀》舳艫千里。<sup>154</sup>

軸，持輪也。从車由聲。《列女傳·母儀》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sup>155</sup>

舳、軸在形體上都具有長的特徵，作用上都能行遠道，與「由」的「伸長而出」「綿延行遠」語義相關。

從「由」滋生的同族詞「迪」，有「進也」「導也」之義：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毛傳曰：迪，進也。箋云：國

<sup>153</sup> 《說文解字注》卷 16〈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下〉，頁 346。

<sup>154</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281。

<sup>155</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281。



## 從詞族關係論幾個衣袖名稱的來源——兼論江東方言詞「袖」的系屬問題

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詩·大雅·桑柔》）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孔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尚書·太甲上》）

「由」的「木生小枝」是「伸長而出」之義，引申可有「進前」「引導」之義。

據《說文通訓定聲》，「油」本義是水名，經籍常假借表「流貌」。如《廣雅·釋訓》曰「油油，流也。」我們從詞族關係來看，「油油」表示「流貌」可以是從「由」「伸長而出」義滋生而出的用法，未必來自假借。文獻所見如：

江湘油油長流汨兮。注：油油，流貌也。（《楚辭·九歎·惜賢》）

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物始生好美貌。（《禮記·祭義》）

天油然作雲。注：興雲之貌。（《孟子·梁惠王》）

「油油之流」具有「伸長而出」之義。「油然始生」和「由」的本義「木萌芽于果實中人也」都有「始發端，終而伸長以出」之義。「油」和「由」可謂音義相關，當屬同一個詞族。

以上這些以「由」爲聲符的字，由於都與「由」語義密切相關，我們認爲這些字都屬同一詞族。

《釋名·釋衣服》曰「袖，由也。手所由出入也。」<sup>156</sup>這個說法是根據「由」的假借義論語詞來源。根據上文的觀察，以「由」爲聲符的字往往與「由」有密切的語義關係，而衣袖如木所生歧出的小枝。我們認爲，從「由」的本義解釋「袖」之取義，恐怕是更有道理的。

<sup>156</sup> 《釋名疏證》卷5〈衣服〉，頁150。

## 7. 「腕」

《方言》卷四曰「衠襦謂之袖。」郭璞注曰「衣襟，江東呼腕。」「襟」字未見於《說文》與《方言》，《廣雅·釋器》則曰「襟，袂也。」

江東方言稱衣袖為「腕」，《廣韻》阮韻「於阮切」「腕」下則曰「襪也」。<sup>157</sup>「襪」是「足衣」。<sup>158</sup>根據《廣韻》的紀錄，「腕」在某些方言表示「足衣」，而江東方言表示「衣袖」。「足衣」與「衣袖」都是指稱套在四肢的衣物，功能和形狀相似，它們應該是同源詞「腕」在方言間發展出略異的用法。

今天閩語仍然稱衣袖為「腕」，這是承繼自古江東方言的詞彙。這個江東方言的「腕」是否為漢語詞彙，下文將藉由「腕」的詞族關係，說明「腕」「腕」等既為漢語詞彙，則具有滋生關係的親屬詞彙「腕」當亦系屬漢語。

《說文》曰「宛，屈艸自覆也。从宀夊聲。」段注云：

引申為宛曲宛轉。如《爾雅》宛中宛丘，《周禮》琬圭，皆宛曲之義也。…夊，轉臥也，亦形聲包會意。<sup>159</sup>

《說文》又曰「夊，轉臥也。」段注「謂轉身臥也。《詩》曰展轉反側。凡夊聲、宛聲，字皆取委曲意。」<sup>160</sup>於此來看，「夊」「宛」都有「屈曲」之義。

「宛」的「屈曲」之義見於文獻者，例如：

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掌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疏：云欲宛

<sup>157</sup> 《校正宋本廣韻》，頁 281。

<sup>158</sup> 《校正宋本廣韻》月韻「望發切」，頁 479。

<sup>159</sup> 《說文解字注》卷 16〈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下〉，頁 344。

<sup>160</sup> 《說文解字注》卷 15〈說文解字第 7 篇注上〉，頁 318。

而無負弦者，引之弓體不辟戾故也。（《周禮·考工記·弓人》）<sup>161</sup>

「宛之無已」「欲宛而無負弦」的「宛」是為動作動詞，表示「勾弦拉弓」，因此注說「謂引之也」。勾弦拉弓使弦屈曲，因此「宛」作為狀態動詞便有了「屈曲」之義。又如：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漢書·揚雄傳》）

「宛舌」是「曲舌」，指說話時曲舌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

颺翠氣之宛延。（揚雄《甘泉賦》）

宛宛黃龍。索隱：屈伸也。（《史記·司馬相如傳》）

「宛延」是「長而曲折貌」，「宛宛」形容龍體屈伸曲折之貌。「宛」本是「屈曲」之義，能曲便有相當的柔軟度，也有一定的長度。因此「宛」除了有「柔軟隨順」之義，還可以有「伸長」之義。

「宛轉」之「委宛隨順」義文獻又常作「婉轉」。「宛延」又常作「蜿蜒」，用蟲體柔軟能屈伸來形容長而曲折的樣子。

「琬」字《說文解字》曰「圭有琬者。从王宛聲。」段注云：

此當作圭首宛宛者，轉寫譌脫也。琬宛疊韻。先鄭云琬圭無鋒芒，故以治德結好。後鄭云琬猶圓也，王使之瑞節也。…《爾雅》又云宛中宛丘。此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釋名》丘宛宛如偃器正同，謂窳其中宛宛然也。二義相反，俱得云宛。<sup>162</sup>

<sup>161</sup> 唐·賈公彥，《周禮注疏》，頁1383。

<sup>162</sup> 《說文解字注》卷1〈說文解字第1篇注上〉，頁12。

琬圭沒有鋒芒，線條屈曲柔和，有柔順之象，因此適合用來治德結好。根據段注來看，「琬圭」取義於「宛」。「琬」可說是滋生自「宛」的同族詞。

「畹」字《說文解字》曰「田三十畝曰畹。从田宛聲。」<sup>163</sup>《說文通訓定聲》曰：

《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注：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魏都賦》下畹高堂，劉注引班固畹二十畝也。《玉篇》云秦孝公二百三十步為畝，三十步為畹。說各不同。<sup>164</sup>

畹的面積大小，各家有異說，不過都指出畹的面積很大。面積大，則長度也必然長，因此王逸注《楚辭》又說「或曰田之長為畹」。「宛延」「宛宛」都表示「長而曲折貌」，「畹」表示「田之長」也是很合理的。「畹」可說是滋生自「宛」的同族詞。

「婉」字《說文解字》曰「順也。从女宛聲。」<sup>165</sup>《說文通訓定聲》曰：

《左襄二十六傳》宋棄生佐惡而婉。《昭二十六傳》婦聽而婉。《吳語》故婉約其辭。又《左襄二十六傳》大而婉，注約也。又《詩·猗嗟》清揚婉兮，傳好眉目也。<sup>166</sup>

文獻所見又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傳曰：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鄭風·野有蔓草》）

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傳曰：婉變，少好貌。《正義》

<sup>163</sup> 《說文解字注》卷 26〈說文解字第 13 篇注下〉，頁 703。

<sup>164</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728。

<sup>165</sup> 《說文解字注》卷 24〈說文解字第 12 篇注下〉，頁 624。

<sup>166</sup> 《說文通訓定聲》，頁 728。

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朮然兮，幼稚如此。（《齊風·甫田》）

用「婉」形容婦人、童子、以及言辭與眉目之美，這是因爲「婉」有「柔順服從」之義。「婉」可說是滋生自「宛」的同族詞。

從「宛」得聲的「琬」「畹」「婉」諸詞，聲韻相同，<sup>167</sup>語義都具有「柔順能曲折」或「伸長」的特徵。「裊」作爲衣袖之稱，也與「宛」「琬」「畹」「婉」同音，也有「柔順能曲折」或「伸長」的特徵。可以說，「裊」也是滋生自「宛」的同族親屬詞。由於「宛」「琬」「畹」等常見於古漢語文獻，「裊」既爲「宛」類詞族的親屬詞，它理當也系屬漢語。

## 8. 結論

本文說明衣袖因取義之異，可以有不同的名稱。衣袖之稱有取義於胳膊者，因此稱爲「袂」或「袿」。有取義於如斧柄之歧出者，因此稱爲「袞」。有取義於旁出相遠離之形者，因此稱爲「袪」。有取義於缺口開張者，因此稱爲「袂」。有取義於如穗之伸長而出、柔順下垂者，因此稱爲「袞」。有取義於柔順能曲折者，因此稱爲「裊」。此外，《廣雅·釋器》所見而本文未及討論者，有取義於如下垂之鬚者，因此稱爲「裊」；有取義於末端輕薄可飄動者，因此稱爲「標」。

「裊」之系屬漢語，可以從「宛」類詞族推論得出，其具有「柔順能曲折」之義，也和「袞」「袖」具有共同點。江東方言稱衣袖爲「裊」，從漢語的詞彙及語義系統來看，可說具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

利用詞族關係研究詞彙問題，可以對語詞的語義構成和來源有較好的掌握，同時能夠將看似無關的詞彙，以詞族的滋生關係貫串進入一個語義系統，從事詞彙的系統性研究。例如「裊」與「婉約」「琬圭」看似無關，但

---

<sup>167</sup> 「宛」「琬」「畹」「婉」都收在《廣韻》阮韻「於阮切」下。

通過詞族的研究，可以發現它們是順著同一條思路，經過相似的過程而滋生。

若能進一步整合相似的不同詞族，比較相似而不同的語義滋生脈絡，可以觸類旁通，作更好的掌握。例如「裕」「衞」都取義於歧出之形，「褻」「裨」都有「柔順」之義。藉著比較相似而不同的衣袖名稱，可以在語源的探討上，幫助我們作更有把握的判斷。

## 參考文獻

- 漢·高誘：《呂氏春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唐·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唐·賈公彥：《儀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唐·賈公彥：《周禮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宋·陳彭年：《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70年）。
-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99年）。
- 清·錢繹：《方言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4年）。
- 清·畢沅：《釋名疏證》（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王世華、黃繼林（1996），《揚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王軍虎（1998），《西安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尹世超（1997），《哈爾濱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方松熹（1993），《舟山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方述鑫等編（1993），《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書社。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2008），《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
- 白宛如（1998），《廣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朱建頌（1998），《武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光澤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3），《光澤縣志》，北京：群眾出版社。
- 汪平（1998），《貴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沈明（1998），《太原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其中〈上古音研究〉一文1971年刊登於《清華學報》新9卷1.2期合刊，頁1-61，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如龍、張雙慶 (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潘渭水 (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李樹儼、張安生 (1996),《銀川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吳建生、趙宏因 (1997),《萬榮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 磊 (1998),《烏魯木齊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長楫 (1998),《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武夷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武夷山市志》,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林連通、陳章太 (1989),《永春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林寶卿 (1994),《長泰縣方言志》,長泰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松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松溪縣志》,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南平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南平市志》,北京:中華書局。
- 秋谷裕幸 (2005),《浙南的閩東區方言》,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 (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浙江省桐廬縣縣志編纂委員會等 (1992),《桐廬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
- 浦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1994),《浦城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曹志耘 (1998),《金華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 (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中國語學研究「開篇」單刊 No.12,東京:好文出版。
- 張成材 (1994),《西寧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惠英 (1993),《崇明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振興、蔡葉青 (1998),《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許寶華、陶 寰 (1997),《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鴻邁 (1998),《海口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賀 巍 (1998),《洛陽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游汝杰、楊乾明 (1998),《溫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湯珍珠、陳忠敏 (1993),《嘉定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湯珍珠、陳忠敏、吳新賢 (2003),《寧波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黃雪貞 (1995), 《梅縣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馮愛珍 (1998), 《福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覃遠雄等 (1997), 《南寧平話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1983), 《漢語音韻學》,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 楊秀芳 (2008), 〈詞族研究在方言本字考求上的運用〉, 《語言學論叢》排印中。
- 詹伯慧、陳曉錦 (1997), 《東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葉祥苓 (1993), 《蘇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溫端正 (1991), 《蒼南方言志》,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溫端正、張光明 (1998), 《忻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趙日新 (2003), 《績溪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熊正輝 (1994), 《南昌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丹青 (1998), 《南京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劉村漢 (1998), 《柳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蔡俊明 (1976), 《潮語詞典》, 香港: 萬有圖書公司。
- 蔡國璐 (1998), 《丹陽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鮑士杰 (1998), 《杭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鮑厚星等 (1998), 《長沙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錢曾怡 (1997), 《濟南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謝留文 (1998), 《于都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 森 (1995), 《黎川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顏清徽、劉麗華 (1998), 《婁底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魏鋼強 (1998), 《萍鄉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羅福騰 (1997), 《牟平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蘇曉青、呂永衛 (1996), 《徐州方言詞典》,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 Carstairs, D.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On the Origins of Words Relating to “Sleeve”: A Perspective of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an Additional Discussion on 袖

Hsiu-Fang Yang\*

###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words relating to “sleeve” in Chinese. This paper explic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ymological relationship, how these words got their original meaning. It is argued that word like 「袖」 was used to designate the “armpit” part of a sleeve because the graph 「夜」 shared the sound and meaning of “armpit”. By the same token, the words 「衲」 「袂」 「袂」 「褰」 「袖」 were derived from the root words which had the meaning of “a divergent branch”, “departure”, “an opening”, “to hang down”, “to bend, to curve” respectively.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same methodology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genous words. For instance, although 「袖」 was documented only in Eastern Yantze area, judging from the etymological connection it bears, the word must be indigenous to Old Chinese.

**Keywords:** Word Family, Etymon, Jiangdong Dialect, Linguistic Affiliation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yanghf@ntu.edu.tw.